

笔落纸间 满格都是感动的人和事

——读廉涛《心中那片海》有感

■张志方

前段时间,蒙廉涛先生厚爱,得其新作《心中那片海》(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近些日子,回老家过年,闲暇之余,认真翻阅起来,感触颇多,不由自主写下了这篇文章。

起初,我以为廉涛先生是南方人。因为,他太儒雅、太谦逊了,说话也文气得很,跟传统的西北汉子印象一点也不沾边。看了书后,才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关中人,转念一想,所谓“文如其人”,他能写下这些细腻而又真挚的文字,也就不足为怪了。

廉涛先生的文章,没有华丽生动的辞藻,没有气势恢宏的结构,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有的只是真情实意的表达、浓厚乡情的呈现、娓娓道来的人生。通本读完,发现这三个主题始终贯穿在他长达三十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中。

真情实意的表达。真情实意是这本书蕴含的最重要元素。无论是《母爱在瞬间永恒》《抹不去的记忆》,还是《李师傅,您在哪里?》《一颗年轻的心》……廉涛先生将这些年来内心的情感倾注在这些文字当中,“笔落纸间,情思遥寄,满格都是感动的人和事”是最恰当的写照。“有朴实的思想才有朴实的文风”,正因为他的书写始终围绕在身边人、身边事,所以,读起这些文章,我们会有触动、会有收获,更会有对廉涛先生新的认识。

手捧拜读,我突然想起我最喜欢的作家——丰子恺。丰子恺的笔触始终关注平凡人的喜怒哀乐,笔下的内容处处描写的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一点一滴,说的也是世间人都能读得

懂的道理,所以他的散文充满恬淡率真之气,让人爱读爱看。从这个方面来说,廉涛先生的文章继承了丰子恺的写作风格。写这段话,绝对不是我在恭维他,确实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是强烈的。

浓厚乡情的呈现。对陕西作家来说,乡土是萦绕不开的话题。受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影响,乡土题材始终是陕西作家群体最主流的创作主题。廉涛先生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显然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杏柿沟》中的“哑巴姑姑”虽然命途多舛,但却用淳朴善良温暖了小时候正在干“坏事”的他,《琴声难忘》里的路教师,让在乡村小学受教的他拥有了别样的风景,《黑河情思》,体现了他对南依秦岭、西溯黑河的家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乡土题材既好写,又不好写。好写是取材非常广泛,有文字功底的人都可以涉猎一二;不好写是指现在大部分用想象和回忆进行书写,缺乏对乡村、乡村生活及乡村语言长年累月的了解,无法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不敢说廉涛先生的这些乡土随笔有多么的优秀,但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文章中的乡村是原汁原味的、是接地气的。

娓娓道来的人生。廉涛先生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民航系统领导,中间从事过多个工作岗位,人生经历相当丰富。可以说,他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个缩影。廉涛先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从《不变的追求》《心齐自有回天力》等文章中,能看出他对工作



的热情、对事业的执着,正是因为这种一心一意地付出才取得出色的业绩、得到组织的认可,最后也有了回报。

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是人生成长中的重要部分。廉涛先生始终心怀感恩之心,不管是对工作过的单位,还是对曾经共同奋战过的同事。这种感恩之心,让他懂得知足、懂得包容,有成绩大家一起分享,有困难大家一起攻克。凭借这些,廉涛先生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这部奋斗史,对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掩卷,沉思许久,上大学时,我也有个文学梦,参加工作后,又一直跟文字打交道,但这个梦想却离得越来越远,因此,我由衷佩服廉涛先生,他在那么忙的工作中,还能抽时间静下心来,写出这么多自然率真的文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衷心祝愿他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虎年望兔有感

■朱鸿

时间永在循环,
冬尽又是春天。
人生只能向前,
寿命少增长减。
如何死了安然,
活着意志伸展。
怎么才有价值,
世界本来荒诞。
努力建立功名,
也可闭户安闲。
帮他之事淡忘,
扶己之士常念。
不慕那倖得势,
不敢违心作奸。
坚信神有安排,
保守吾情若兰。

2023年1月20日

早安 春天

■鲁秦儿

好多事物都源于春天
梦的惊醒
花的盛开
以及一粒种子的旅行
在这个能把往事清零
满是清晨露珠的春天
色彩迎着风
悄悄撒入大地
如果我的思绪枯竭到
只能写一首诗
那么,我就只写关于春天的事
因为
一切美好的事物
只有在春天的泥土里才会生根、发芽
释放芬芳
当心简单到只关注到一阵风
一棵树
一片原野
胸怀才会宽广到
热爱世间一切的物种
不要去安慰一个正悲伤的人
他在等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
要相信
如果一束花失去色彩
那是北方的雪花在呼唤它
要坚信
只有日子和影子重叠在一起
只有把春天按在泥土里
大地才能开出2次方的希冀



正月初二

■孔明

农历春节,大年初一,不出门的。在关中,出门即走亲戚。小时候,在我心里,除夕到十五,天天都是好日子,因为天天能出门。至少在关中农村,春节出门,约定俗成,不可轻慢。对母亲而言,娘家最亲;对儿女来说,舅家最近。既亲且近,不折不扣地出门。正月初二出门第一家,非舅家莫属。这一日,天经地义,外甥、外孙有义务,舅家当然亦惦记。

怪怪,童年的春节,记忆里,总少不了雪。从脚到头一身棉,棉衣棉裤罩新衣。清早开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就顶风冒雪,去舅家出门。弯弯乡间路,一步一个脚印。路随地形,高低凹凸,时而平坦而宽敞,时而拐弯而狭窄,时而陡峭而滑溜。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不觉疼;不小心就滑倒,爬起来并不当回事。去舅家有归心似箭感,那真是风雪无阻。外爷正在院门外弓腰扫雪,头顶上的黑毛毛帽子落满雪花,听见了我们说笑,直起身来,笑成一脸沟壑,门牙掉落,更见慈祥了。外婆小脚,立在家门口,手拎着笤帚,笑容如莲,一脸慈爱。我会抢先一步迈上台阶,迈过门槛,外婆嗔怪,怕我脚下滑倒,随即拍打我身上的积雪。我不等拍完,就进屋,就脱鞋,就上炕,先伸进被窝里暖脚。炕,早烧热了。我是湿脚,脱了棉袜,赤脚贴了炕席,享受那种热烫。

外婆舀了滚热的稠酒,让我们先喝了暖肚,我却先嚷嚷要压岁钱。外爷拿着一沓子毛毛钱,给我们挨个儿发。小姨家俩妹与我们一前一后进

屋,我羡慕她们与舅家同村,一上一下,来去方便。姊妹弟兄挤了一炕,核桃、柿饼子摆放在窗台上,稠酒、米汤摆放在背墙上,一盘凉菜也端上了炕。肉包子、糖包子、油旋馍,不吃都香。一炕的狼吞虎咽,外婆怕噎着,叮嘱这个,嗔怪那个。外婆是天然的亲,骂骂都当耳边风,谁也不放心上去。外婆说我“耳顽”很,就是嫌我不听话。外婆的口头禅是“缠死人了”,我对外婆就是个“缠”。玩半天,疯半天,走时把核桃、柿饼子只管往随身携带的包裹里装,外婆、外爷笑眯眯的,那一种满足,至今历历在目。

外婆去世后,每次去舅家,只能看见外爷了。外婆变成了一张黑白画像,挂在柱子上。看着画像,心里空落落的。外爷离世以后,我也安家在西安,去舅家渐渐少了,也渐渐地没有了那种与生俱来的迫不及待感。我有俩舅,一个在县上,一个在西安,一年一度也惦记着去拜年,却无法固定在正月初二了。我一般是除夕回县,与父母过年,度过春节。正月初二大清早,一家三口往西安赶,去岳父母家拜年。记得有一年初一、初二下大雪,妹夫开车送我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只能慢慢悠悠。满目皆白,车就像在冰天雪地里移动,那种担惊受怕与震撼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到岳父母家已快中午,只能早饭和午饭一起吃了。

眼看着岁数上来了,眼看着下一代越长越高,眼看着岳父母、岳父母变得更老了。曾经接过父母在西安的家里过年,也曾经在岳父母家过年,

已经没有了正月初二出门的仪式感,似乎习惯成自然,像例行公事一般。不管怎样吧,我信奉一条:正月初二一定要给岳父母拜年,这规矩不能破。母亲去世后,只要过年,总免不了伤感。父亲健在,还得西安、蓝田来回跑。过年,多半在路上。春节在蓝田,初二一定在岳家。岳家有四个姑娘,两个在国外,初二出门也就剩下三小姨子和我家了。两家六口,加上二老,够一桌了。岳父喜欢热闹,人越多越好,却越来越少了。我儿子去了上海工作,若不回来,就凑不够一桌了。三小姨子一家若回河南公婆家,正月初二的饭局就更惨淡了。

岳父去世后,岳母住在了我家,正月初二我一家是无须“出门”了,但三小姨子一家还“照例”,哪怕前一日还在一起吃饭。我兄弟仁,有外甥。父亲健在时,正月初二带自己的外甥,也带我们的外甥,加上重孙辈,人气旺旺的。一年一度,这也是我父亲最看重的日子。当年我父母之所以不肯到西安过年,说白了,就为这个。我不能分享父亲的喜悦,但心里蛮理解的。老一辈人有老一辈人的守望,他们更看重亲戚互动。过年,是他们人生的亮点,也是他们人生的盘点。

今年正月初二,我待在家里。不守望,只回味。似水流年,也只能回味了。时代巨变,人心如许,农业社会渐行渐远,我今天回味的,迟早会定格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遗憾没有意义,那就顺其自然吧!

2023年1月23日星期一